

奢泰三者盛之極也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軒江危大有集

覆八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呂氏曰有道之士輔佐其君莫不務以德

為本三軍五兵德之末也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無為而民自化庶俗熙熙知帝

力之何有以從事於甲兵豈道也哉兵者

凶象戰者危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有勝則有敗有利則有害豈可以強侵

弱暴凌善獸窮則搏物極則反此必然也

○倪氏曰不曰人主而曰以道佐人主者

蓋言人主雖有用兵之意苟大臣不從史

之未必用也○林氏曰佐人主而以強兵

為心則非知道矣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則

人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王氏曰以

道佐人主尚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

道者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呂氏曰師旅所過之地古今爭戰之場鮮

有所濟田荒室露荆棘森然可不畏乎大

軍一過上違天時下奪民力和氣不應於

上殺氣橫流於下民之與物悉被戕賊六

氣不均雨暘失時疵癘災害兵興荒歉必

至凶年理之常也○蘇氏曰兵與所在民

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

政和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

有凶年○林氏曰用師之地農不得耕荆

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

凶年之蓄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呂氏曰強兵戰勝禁暴禦亂之術亦不可

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

為禍善用兵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也

德所不能化政所不能及不得已而後起

迫而後動動罔不利非恃強而有取也此

善勝之道也明矣果而不矜其能自矜則

不長果而勿伐其善自伐則無功果而勿

驕其勢自驕則不足侵伐之事救而可也

非用果以為強也○何氏曰善不在用兵而善用其所謂果者蓋見善明用心剛之謂果凡果者決於為善而不果決以為兵也傳所謂心競力爭之辨故曰果而不敢以取強又曰果而勿強也夫勿矜能勿伐功勿驕氣不得已而後應者皆善心之所發則果斷以行之是不以心競也惟至強兵一事則果斷以去之是不以力爭也○董氏曰兵固有道者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為果言殺敵者今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果以理勝強以力勝惟果則隱然有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強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早已

林氏曰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猶萬物之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為

不道則當急去之故曰早已者已而勿為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何氏曰聖人何以自視退怯不忍求勝於天下哉則有見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壯則老將至豈道之常哉如知其非常道則早復於道早去其非道亡國之事故不一而佳兵者必亡以道相人國家可不以佳兵為戒而善用其果哉○董氏曰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逐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林氏曰佳兵喜用兵也以用兵為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也○李氏曰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

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為清淨治化自然家國安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呂氏曰兵非太平致治之具伐暴可也既不得已而用之豈免多陰謀乎夫好戈甲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用也所謂佳其凶器以幸天下非特人惡物亦憚之○續資治通鑑宋太宗謂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林氏曰君子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上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為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以殺人為

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主柔弱平居則貴之陰主刑主殺主剛強用兵則尚之○吳氏曰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為上不喜好用兵乃為上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若以戰勝為美事則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要終而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林氏曰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何氏曰戰勝如不勝以喪禮處之之意至也秦師敗於崤而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

而哭此戰敗則宜之未有戰勝反為之哀者自非深體天地好生而兼愛民物者疇能動心及此慈故能勇哀故能勝有道存焉若乃以兵為佳以殺為樂以勝為美是不知道是不知天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氏曰夫道之難言包羅萬有貫穿茫茫豈得而名喻之以朴且樸者真精純素一而不雜洋洋乎大哉無乎不在小者非小大之謂以其無方無體無為無形微妙之極也搏摶擬議莫得髮鬣故名之以小夫世之材器既有名則為無名所役矣惟道之樸也萬物之所係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而天下豈能臣之乎為侯為王能守其樸則天下罔不沾矣喻之於已侯王者本來赤子無相天君謂之元神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之泰定萬氣朝之故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何氏曰道常二字句絕如天常真常等字即常道也大道無形無名強名曰道無名乃道之常也樸也凡可名可道者非真常也器也故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原俱出於太素虛無之始端樸太素也無名之始也未判為萬有之眾體惟包於大混之一樸微乎芒乎難知難見故曰小也聖人決本常根見素抱朴言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中心無為以守至正道虛而實無而有以之居重御輕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何敢臣之以之處靜制動可以為萬物主而萬物將自賓之○李氏曰道常無名者虛無自然也樸雖小至微也天下不敢臣至尊也萬物將自賓無不服也○林氏曰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執敬卑之故曰不敢臣為王侯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呂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勤

成况聖人作而萬物親和氣默應上際于天下蟠於地甘露降嘉禾生品彙稟菁成被其澤道參天地德合神明民不待命令而自然胥悅此皆皇國符瑞之兆非使然而然扣之已焉坎離交而二炁合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化為甘露潤澤一切初莫知今升降均平出入玄牝會于黃庭洞達斯旨立反嬰兒○何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則時雨降醴泉出甘露可致也與德兆同心則教化美風俗移天下不待令而自均也甘露者王者之瑞應也靈液如脂美味如飴松竹可受之以聖人之撲靜漠恬澹故自然之應如此○李氏曰天地相合者惟德是輔也以降甘露者和氣所致也自均者自然和平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呂氏曰時逐歲行物因事顯散樸為器因器制名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若不知止拘名忘樸棄本逐末則失其

根本矣其知止者既明且哲自足於內無求於外豈有危殆乎○林氏曰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知止則不危殆矣○何氏曰自無名而有名自有始而為母每於樸散為器之中自有大制不割之妙沿流溯源傍本探末復始相中泯於無形不使失道遠而忘返則於止知止何殆何辱故曰有名則復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此也故曰不可得而名道之初可得而名道之餘知初者合元始之道也知餘者契陰陽之樞混之而為一可與天地符○吳氏曰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此章之意若曰自無而道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以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遠於道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呂氏曰道者萬物之所宗川谷者水之所分江海者水之所鍾而道之在天下上則譬乎清都紫微下則濶乎羸穉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譬于海焉善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為沚殊不知道愈下而愈高海愈傾而愈有聖人德兼天地澤被遐邇則民固不歸之○吳氏曰上文言自無而有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也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德者猶溪谷之會歸于江海○何氏曰道之在天下如江海之納百川江海非欲於水而水自歸之人能返樸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自然而非強然也聖人冥心無為之始而脫累有名之後其道歷萬世而不變則謂之真常者宜哉○林氏曰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呂氏曰知人則求備於物制命於外未若自知無所知自明無所明可謂真自知真自明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於內者以道自勝若夫建國立號攬權作威以號今天

下臣服諸侯此非以力而勝於人乎自勝者尊道德行仁義克己復禮謙而自下而人歸之故天下莫能勝非強而何○何氏

曰人之常情明於人暗於知己強於勝人怯於勝己故知人不過是非利害之間而一念知非靈光常現自明之大也勝人

不過剛柔勇怯之際而一念勝邪天下大勇自強之大也此之務外不務內者遠矣○吳氏曰智能知人循外之智爾能自知

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故謂之強知足者富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呂氏曰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不失其所不忘其本著於久遠使後世不能

企及其於身也守真抱一不為物遷未嘗須臾離也然後入手真常之域亘古不變與道同體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聖人之道傳諸萬世布在方策後世尊之師之其人雖亡其政若存有道之士以生為寄以死

為歸其生也識趣圓明與道合真其死也脫胎神化如蟬蛻焉身雖死而真身不亡壽與二儀齊其綿邈故曰死而不亡者壽○何氏曰自知而明可矣必也為知足之

知則富不在天下其足為道足為神足也是謂知之至自強而勝可矣必也為強行之強則志可挫萬物其行者為勤行為獨

行也是謂強之至此二句知足強行粘上一句一知字一強字義可見矣久在不失其所夫所者歸宿之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

謂止之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萬物庶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故久失其所則悖焉能久壽在死不在亡死者一終之義列

子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如傳云立德功言三不朽亦其不亡者○李氏曰知足者貧亦樂強行者終始不怠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長存也○吳氏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強

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備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董氏曰所猶良卦止其所之所

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惟能自知自強而不失其所

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為可以數量論哉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呂氏曰至高無上至深無下莫測其涯涘莫尋其根源其唯道乎包藏宇宙而無表裏充塞太虛動靜不失往來無窮汎然無所繫碍遊於萬物左之右之而無不可其

用大矣至於一身大道元氣瀰漫百骸在節滿節在關滿關汎然無乎不至○柴氏曰道者萬物之與無往不在經中句法多是字聯其字如荒兮其未央哉怕兮其未兆之句又十五章皆是字聯其字蓋老子大法如此○林氏曰汎兮其可左右無所繫著也○何氏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汎者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復始也左之左之宜於左右之右之宜於右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言

無往而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呂氏曰生化之力本於自然而已而道何嘗施其巧矜其能乎天地至大猶恃賴焉其於萬物往者資之求者與之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形豈辭勞哉卓然獨立生之而不達成之而不有弗居其功是法道之體也○何氏曰物物倚之孕育在在隨之呈露而聖人處之裕如也○林氏曰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

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呂氏曰夫道復於至幽顯於至變生之畜之若無端紀覆之育之各遂其性若赤子之畫賴其乳食宵藉其襁褓廣其發育之德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然而常無所欲內觀其妙而無物不入羣動莫窺其歸往之迹可名於小矣故曰萬物歸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道隱無名無名也者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未始有物惟其無物則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為主可以大名之矣何氏曰衣被者覆露之義莊子聖人遭之而不達過之而不守訓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則不辭不有不主之意可見矣常無欲者靜也聖人一於無為無欲者則心本無心欲之不盈一握撲雖似小而萬物歸焉不為主則物各付物散之則彌六合何其大也固曰天地固有恒矣日月固有明矣禽獸

固有羣矣林木固有立矣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由是而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何心於主宰哉故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實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此也○李氏曰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忘其所自也萬物歸之而不為主任運自然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氏曰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功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竊之意何氏曰聖人終不為大而大以之成始雖不明有而終不可掩其名之大其以是道歟○吳氏曰此章首言天地之道結句乃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焉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而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呂氏曰域中有四大而帝王居其一為聖人執謙以為柄處損以自居下於人而人高之卑於人而人尊之

忘其穹窿之勢去其矜伐之容則可以成其道之大全矣

第三十五章

勢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何氏曰大道無象故無象之象其為象也

大矣夫道也大包天地細入毫芒不可得而名狀故曰大象言執云者謂持此以往人能體無名無形之道循自然常然之化則理身理國貫古貫今何往而不通雖天下吾往矣不惟往而不害且安其性命之情平中之福泰然無復事極其所往天人和同之際也莊子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
○林氏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政和註安則無危平則無波泰則通治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何氏曰五音六律足於耳八珍九鼎足於口此舉其聲味之切於人者言之僅可為

過客口耳一時之好而非所以怡神養壽之源也席罷客散於我何有凡物欲之足以櫻人心者皆此類也大道則不然靜以脩身聲色有所不樂倫以養生滋味有所不嗜遊心於淡合炁於漠養其無象象固長存守其無體體固全真味無味而甘視無視而明聞無聞而聰用無用而大用之不可既夫既者盡也非用之無盡乃道之本不可盡也○李氏曰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

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林氏曰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道之可味雖若至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可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口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李氏曰執大象則能見事之機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歛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林氏曰此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歛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者必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雖悔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何氏曰天不可信理無常是誰能一之日之將暝也大明天之奪鑑者益疾氣有歛張勢有強弱數有廢興物有與奪是事之不可常者此理之自然非有欲不欲也經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是故以氣言陽極陰生非欲歛而先張乎以勢言物壯則老非欲弱而先強乎以數言盛者必衰非欲廢而先興乎以物言所貴能賤非欲奪而先與乎將欲知如此必先如彼借人事以明天理不過盈虛消息

之自然耳。天何容心哉？聖人何容心哉？後世不知此道，遂認爲權謀操縱之用。此乃有機事，必有機心去聖遠矣。此章大義，豈可以有心有爲觀之哉？莊子曰：將眇者先觀秋毫耳。將贖者先聞蚋飛體。將僂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註者以爲窮上及下自然之數。聖人居中履和終身全具是道也。微乎深哉，難乎其明哉。○劉氏曰：張則必歛，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也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董氏曰：消息盈虛，相因之理，其機雖甚微隱，而理明著，惟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氏曰：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之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乃水中物。

求異者，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爲，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何氏曰：天下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言柔弱之勝剛強也。故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此言魚以潛淵，人以道養，輕脫則必敗矣。利器者，開闢變通之權，如庖丁解牛，神行首廢，意刀而歲十九年，刃若新發於硎，夫豈可以示人。老氏曰：權者，聖人所以獨見，莊子魯舉此章，魚不可脫於淵，二句而繼之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神而用之所以救世變於無窮，其不以示人，夫豈愚其民慮患之意深矣。○呂氏曰：魚在水藏於深淵，以自存，則孰能苦之，倘失於淵，則人得而取之，盪而失水，則蟻得而困之，利器權也，民或得而窺之，是猶持太阿而

授以柄，輕用其國，國必危矣。內取諸身，則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氣中，氣在人中，魚去水則死，人失氣則亡，魚能韜鱗，掩藻吐納其水，則本不死，人能退福地，吐納其氣，則本不亡，國之利器，道之天機也。若以輕泄於人，則天譴立至，大洞天憲經曰：非人傳之謂之泄，天寶至哉，天機豈妄宣，泄南華經云：夫有千越之鈞，匣而藏之，不敢用也，保之至也，意蓋以此。○河上公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林氏曰：淵喻道，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何氏曰：莊子萬物雖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前章無名之上，冠以道常二字，此章亦然。經曰：道常無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惟常無故無。

為常有固無不為其道一也此無為而無不為所以為道之大常也道常句絕是總標也無為無不為乃並言之莊子虛則實實則倫靜則動動則得此所謂無為者虛靜自然之常道也聖人曷常沉空滯寂而一無所為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其何故也無為而無不為天地也聖人以天地為本故得性者此真常也應物者亦此真常也動靜無端體用一源蓋無為者道之常也而無不為者亦道之常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侯王能守此道則道行於萬物不期化而自化也林氏曰此章與道常無名章句皆同無為而無不為自然然而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呂氏曰身之所擬應接無心凝神太定斯無為也侯王者泥丸帝一守而勿失津化為液液化為髓髓化為精精化為元珠元珠化為金丹此非萬化之化而何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何氏曰化雖上作下應而欲作將作之機聖人尤謹之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先時而躁不後時而縮其機如此聖人亦不認為己功吾將由無為之化還無名之樸鎮之云者雖珠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之意雖感而遂通之中有寂然不動者在夫所謂無名之樸道之始也不可得而名也聖人亦將不欲而況樸散之器非常之名乎言道尚無心而況非道乎如是則聖人之心靜矣一心定而萬物服天下其不正乎○吳氏曰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鎮謂壓定使之不起也無名之樸謂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有心之欲謂以道而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

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呂氏曰其於已也一念纔動則謂之有情動則萬化作矣念既已漏急須反照滅其動心還其純素鎮之以朴庶可一其性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且夫道本無形假樸以為言聖人又恐滯迹之流執其朴而為用憂其弊之不救以謂使天下之羣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羣動心莫若靜惟室慾以空其性絕學以虛其心以之修身無自而不得以之治性無往而不可如此則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李氏曰天地無為萬物發生聖人無為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為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樸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013 A 532